



据同仁医院介绍，这20位“00后”护理员的辞职率是——0。在上海七院，迄今为止，新一批医疗护理员的“取消率”也是0。



白天输液需用便盆；晚上9点左右仍需挂水，需及时关注液体。”

这些年轻的护理员，按照常规的工作流程，每隔1小时或2小时会巡视一次病房。偶尔会有患者按下呼叫铃，他们佩戴的手环随之震动，说明有人需要他们。而当某些特殊情况出现时，他们会给出更专注的照护。

经历较严重的烧伤或烫伤后，一旦伤口感染，基本都会导致患者发烧。7月初，上海七院烧伤整复外科收治了一位中年男性患者。刚入院时，由于病情较重，且患者处在高烧中，一度意识模糊，会不受控制地拔掉手上的输液管。

在高烧消退前，刘恽杰一直守在这位患者身旁，保证治疗不被中断。半个月后，当记者在病区采访时，患者已经明显好转，能自己进食了。说起刘恽杰的工作，男子母亲不住地感慨：“小伙子不容易的，不容易的。”

更有勇气，更有力量

成为护理员之前，这些年轻人几乎没有在家照看老人的生活经验。医疗护理员，则是他们大部分人的第一份正式工作。

当中老年人变成了主要的工作对象，工作内容集中在前述那些琐碎的生活细节，日复一日，这些初出校园的年轻人能够从内心真正接纳这份工作吗？

一些数字正在回答这个问题：2026年8月，王林旭和同事们入职即将满一年。据同仁医院介绍，这20位“00后”护理员的辞职率是——0。在上海七院，迄今为止，

新一批医疗护理员的“取消率”也是0。每天自费150元选择这项服务的患者及家属，没有人因为不满意而要求“退款”。

一方面，患者的满意度，源自护理员在病房里的实际行动；另一方面，在患者看不见的地方，年轻人也不断经历挑战与成长。刚入职不久后的某个深夜，宁文琦要协助一位体重超过200斤的糖尿病患者翻身，几次尝试都没能成功，她感到窘迫，“恨”自己太瘦，身材不够高大；进入重症监护室之初，王林旭遇到过一位病人，手上有大面积溃烂的皮肤，他感到“害怕”，不敢开始下一步的操作。

后来，宁文琦在空闲时去健身，让自己更有力量。在护士长指导下，她学会了更科学地发力，协助患者翻身。各种危重患者见得多了，王林旭也不害怕了，能够平静地面对每一位患者。

这项最初看上去让人不太习惯的工作，正在收获更多认可。变化首先发生在这些年轻人身上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原本在求职时迷茫。来到上海，在这份需要俯身为陌生人擦身、翻身、喂饭的工作里，他们找到了被需要的感觉，和一份沉甸甸的职业认同。许多个白天和夜晚，他们都在为治疗和康复中的患者“托底”。

变化也发生在病床的另一侧。家属们渐渐意识到不同：住院的家人得到的照护，似乎比从前更“专业”、更“高级”了些。那些当初忐忑的护士们，也发现自己肩头的担子，被年轻的帮手悄悄分去了一点。

更重要的是，那些躺在病床上、或许连翻身都需要人帮一把的患者，在身体最虚弱、尊严最易碎的时候，于照护中感受到更多关于生命的尊重。民